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二

石印  
936  
18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  
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  
仲孫來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  
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



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某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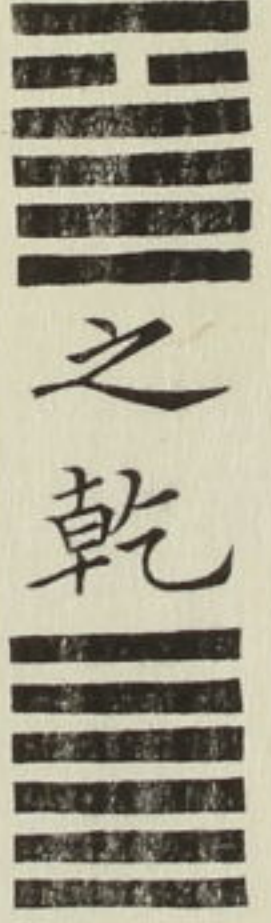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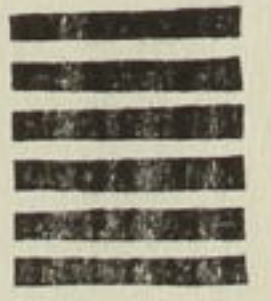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  
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  
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  
屯  之比  平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  
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  
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  
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  
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弃其師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  
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  
公傳奪卜齷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齷  
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



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之乾  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卅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於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卅兩，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  
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  
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  
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於此

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隱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  
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  
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  
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龙服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  
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  
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  
常服矣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



罕夷曰。危竒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  
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  
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卅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卷第四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

# 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



莒挈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  
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  
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  
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戎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  
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

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  
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  
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  
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春秋卷五  
二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  
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郟三門冀  
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  
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

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  
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  
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  
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  
如齊泄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曰旱。不爲災也。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  
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  
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  
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  
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  
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  
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  
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



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叔孫戴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  
故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

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許之  
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  
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  
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  
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會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  
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  
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  
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  
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  
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

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  
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  
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  
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  
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  
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



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攸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



春秋卷五  
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襯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



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  
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  
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  
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

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  
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  
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  
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  
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  
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  
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  
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  
暇豈敢不懼若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

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女女之位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  
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  
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

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倮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  
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  
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  
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  
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  
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  
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今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



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  
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  
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夏四  
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  
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  
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  
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  
有罪矣敝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  
卻稱異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  
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欵纍虎特宮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  
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  
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郟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鄉食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



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  
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  
冬蔡侯肝卒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  
闕也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

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  
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  
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  
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  
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郕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

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乎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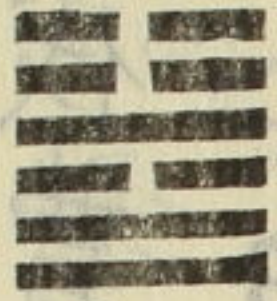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寧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  
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  
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  
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  
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大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  
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  
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



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春秋卷第五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杜氏

盡廿六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戎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

淮謀郟且東略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



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宋人圍曹討不

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  
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滑人  
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  
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  
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  
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

經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  
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



春秋卷六  
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  
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暉與有濟  
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

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祀紓  
禍也

經廿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  
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廿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  
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



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  
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  
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  
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  
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  
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  
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  
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逢蠱萬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  
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  
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春秋卷六  
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



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  
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  
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  
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  
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

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  
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  
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及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  
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  
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  
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  
敬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  
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  
隗曰待我廿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廿五年矣  
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  
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桓公妻之有馬廿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魋螽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辭焉公子受飧反辭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廿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



子嚮食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  
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  
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  
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廿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



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傳廿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執絏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

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



之穆也凡將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聵從昧與頑用詈女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耳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詈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續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



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狄固貪淋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  
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  
氏積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  
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積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

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  
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  
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  
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  
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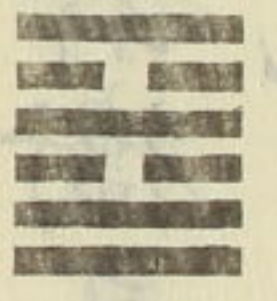
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鄔，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

仕

經：廿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父盟于泚。

傳：廿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于河上，將。」



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  
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  
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鄉食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  
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

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  
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櫝茅之田晉  
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都楚鬪克屈禦  
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



以圍高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高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諫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

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經廿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廿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  
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  
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  
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  
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  
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



自竄于蔓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  
宜申帥師滅蔓以蔓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  
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  
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春秋卷第六



